

中学
语文

ZHONGXUE YUWEN
JINGDIAN WENBEN JIEDU

经典文本解读

——第三只眼看课文

刘祥著



DI SAN ZHI
YAN
KAN KEWEN
第三只眼
看
课
文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学语文经典文本解读

——第三只眼看课文

刘 祥◎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学语文经典文本解读：第三只眼看课文 / 刘祥著。—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019-9267-6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学语文课—教学
参考资料 IV. ①G633.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98291号

总策划：石铁

策划编辑：孔胜楠

责任终审：杜文勇

责任编辑：孔胜楠

责任监印：刘志颖

出版发行：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北京东长安街6号，邮编：100740）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710×1000 1/16 印张：19.25

字 数：198千字

印 数：1—5000

书 号：ISBN 978-7-5019-9267-6 定价：35.00元

读者服务部邮购热线电话：400-698-1619 010-65125990 传真：010-65288410

发行电话：010-65128898 传真：85113293

网 址：<http://www.wqedu.com>

电子信箱：[wanqianedu1998@aliyun.com](mailto:wانqianedu1998@aliyun.com)

如发现图书残缺请直接与我社读者服务部（邮购）联系调换

130065E4X101ZBW

推荐序一



用文字“打败”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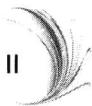
又接到刘祥大哥即将出版的新书稿：《中学语文经典文本解读——第三只眼看课文》。他又嘱我写点儿文字。

这本书是关于文本解读的。他从先秦的经典直“看”到当代的华章。他的“看”，自有蹊径，自成风格。一篇篇读来，跟着他在文字中腾挪跌宕，出生入死，犹如跟着一位高手磨砺内功，很是得益。

关于文本解读的经典言论汗牛充栋。前人之述备矣。任何一个有所热爱和有所追求的语文人都必然会在这个方面有苦心孤诣的修炼。情怀、智慧、视野、深度……这些和语文教学的面貌须臾也不可分割的东西，都需在文本解读中去寻求突围的路径。所以，一般而言，文本解读的高度往往就是一位教师的人格高度，其蕴含的生命的勇气、信念、品位等都自不必言。

但读完刘祥大哥的书稿，我最深的感受还不是刘祥大哥在这个领域中表现出来的杰出的创造力，而是从他的一系列书稿中折射出来的生命理念、生活态度、行走方式、思维特质等。我敬仰的不仅仅是他解读文本的功力，而是他解读生活、释放生命能量的爆发力。

这两年，他的博客很是“安静”。更新很少。我们联系也少。但我



从不心忧。有一种朋友就是这样的：他在，总在，虽然他不说话。他思考，总在思考，虽然他从不喧嚣。他在写，总在写，虽然他甚至不发表……你知道他不会停下来，不管遇到什么，就像我知道自己也不会停下来一样。

我们拥有着共同的生存方式：用文字“打败”时间。

我们的武器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子弹，或者，我们根本不用子弹。和文字相伴的人，拈花摘叶，均能抵挡生命的寒风冷雨，均能和时间的残酷从容抗衡。更或者说，因为文字，我们的生命得以时时定格，瞬间均成永恒。

我们因此而笃定，因此而心心相印。

就是这样的，所以，似乎总是在不经意间，刘祥大哥的一本又一本新著就出炉了。

只在2012年，他就出了三部专著：《追寻语文的“三度”》、《语文教师的八节必修课》、《青年教师的心灵成长之旅》，加上过去的《走过高三》、《书香浸润生命》、《岁月履痕》等，每一部都沉甸甸，都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

这样的速度，这样的质量，都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而我，不仅仅是叹为观止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我感到了一种喜悦，那是一种活着的喜悦。刘祥大哥在源源不断地传递着这样的一种喜悦，而我，在千里之外接收和享受着这喜悦。在这些书稿中，我感受到了精神的宁静和生之蓬勃。

在我看来，这才是这些书稿最最了不起的意义。

一个以文字散播生命的正能量的人，他以这样的方式来回报他人和社会。更为重要的是，他以这样的方式，渐渐完成了自己。

刘祥大哥是一位语文教师。而现在，他已经不再只是一位教师，

他成为了教师中的“作家”。

语文教师天然应该教写作。但是，自己不懂写作，也从来不写作的教师比比皆是。所以，有人讽刺我们这个职业是最能忽悠人的职业。

潘新和老师说：

一个不热爱写作的语文教师，不论他在语文教学中如何地“尽职”，也不论他的学生在他的教导下取得怎么“骄人”的成绩，把多少学生送进了重点中学、大学，他都不能称为一个真正的语文教师。

因为，一个不热爱写作的语文教师，体会不到言语生命的骄傲，感受不到言语创造的痛苦、快乐和幸福；从未享有言语创造的高峰体验和自虐、自焚般地用生命为言语理想献祭的人，不可能拥有良好的言语生命意识，也就不可能成为合格的言语生命意识的传递者。

我深以为是。

但毫无疑问，写作是艰辛的劳作，哪怕是对已经名满天下的名家大师。在刘祥大哥渐趋等身的专著面前，我想象着他伏案写字的样子：是像闻一多吗？

……目不窥园，足不下楼，兀兀穷年，沥尽心血。杜甫晚年，疏懒得“一月不梳头”。闻先生也总是头发零乱，他是无暇及此的。饭，几乎忘记了吃，他贪的是精神食粮；夜间睡得很少，为了研究，他惜寸阴、分阴。深宵灯火是他的伴侣，因它大开光明之路，“漂白了的四壁”。

（臧克家《闻一多先生的说和做》）

应该有这样的时刻吧？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是像著名作家王英琦描述的吗：

……它更是苦海无边的劳役，通向自我毁灭的墓地——不折不扣的受虐狂……我的全部体力和心力，都始终处于一种残酷的巅峰状态和气功态。写作期间，我三次跑到卫生间去痛哭流涕，悲绝孤愤之情难抑。那种生命耗尽，身家性命难保的念头不止一次地袭上心头，以



至我想调侃一下自己：这么跟自己较劲过不去干啥？——都可悲地失败了……

也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吧？但是，我相信，更多的时候绝不是这样的。

是，写作的艰辛不可逃避。一个对写作痛苦缺乏心理准备的人，一个不能忍受写作带来的一切艰难困苦的人，是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作者的，也品尝不到写作的快乐和幸福。

我相信刘祥大哥和我的感受完全是一样的：真正的写作，即是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痛苦，她注定要以牺牲幸福来达到另一终极意义上的幸福——中间过程全是痛苦。而最后获得的幸福，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情感体验的范畴，是一种精神愉悦、灵魂抚慰和生命彻悟。

是，牛郎织女只是两块大石头，有了诗人，才变成了传奇。北斗七星也只是七块大石头，因为有了艺术家，才变成了神话。

日常生活如一盏油灯，也许并不明亮，甚至晦暗。但是，我们只要拨一拨，油灯瞬间就亮了。优秀的写作者就是那善于拨亮灯草的人，生活在他们的眼里没有不明亮的。

刘祥大哥，就是那个“艺术家”，就是那位“拨亮灯草”的人。

一个持之以恒的写作者必然和广泛深入的阅读相伴。

一个孜孜不倦的写作者必然活得简单纯粹而又丰富热烈。

在写作中，他们永远是孩子。

在写作中，他们又无限接近成熟。

他们怎么活，他们就怎么写；他们怎么写，他们的活就越接近他们笔下的那个理想的状态。

所以，写作，让写作者变得百毒不侵。

所以，写作，让写作者更拥有全心全意地生活的艺术。

在这个职业倦怠无孔不入，大部分教师被应试教育的“紧箍咒”折磨得举步维艰的教育背景下，刘祥大哥二十多年来的教育教学成就即

是证明。但我想不用一一例举它们。在这些“证明”之外，更有力的证明乃是：刘祥大哥还在写作。

他写，是因为他有；他写，是因为他爱。

任何证书，包括特级教师的证书，抵得上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吗？

我想起余映潮老师给我的第一本小书——《青春之语文——语文创新教学探索手记》作序的文字。他说：

作为年轻的中学语文教师，在教学研究的入门处如果能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用于积累资料、提炼经验，可能于一生的教学研究都有好处。那种笔墨写的文字固然能够长久地保存，然而更重要的是那种刻骨铭心的咬牙坚持的历练，是那种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与行为的体会，是那种在教学研究中朝迎彩霞夜送星星日有收获的幸福与愉悦。热爱心中的语文教育事业，扎实实地做一点学问，练一点本领。这将是一个长期废寝忘食的过程，一个“面壁十年”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出名师的过程；细水长流，深刻思考，勤奋探究，一定能够让一位脚踏实地的奋斗者“化蛹为蝶”、“脱颖而出”。

刘祥大哥已经面壁二十多年，所以，他才有这样的文字状态和生命状态。他自可以这样“洋洋得意”：一个人，除了他自己的孩子和文字，可以留下来的东西实在不多。而今的刘祥大哥，多么富裕。而且我还可以预言，在未来的日子里，他将“富可敌国”。毫无疑问的！文字是自己生命的档案，乃至关于这个时代的教育的记录。坚持“记录”的人将会永远处在“唤醒”状态：一种是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心灵被永恒的激情唤醒；一种是对过去生活的检视，心灵被某种警觉唤醒。一个写作者，拥有着“经过了省察”的生活，他的心，必将越来越强大，也越來越柔软。

他改变了自己，激励了我们，也影响了世界。



此时此刻，我似乎看见微笑着的刘祥大哥，他正从容前行。著名作家严歌苓的话是他行走的配乐：

写作之于我，便是一种秘密的过瘾。我每天写作，就是图这份浓烈。一连多日不写，就如半打盹儿地过活，新陈代谢都不对了，完全像犯了毒瘾的人。对我来说，生命一天不到达那个浓度、烈度，没有达到那个敏感度、兴奋点，瘾就没有过去，那一天就活得窝囊。

是，对于刘祥大哥而言，写作不再是痛苦的修行。他深深地理解着宗璞：

写小说，不然对不起沸腾过随即凝聚在身边的历史

写散文，不然对不起流淌在胸间的万般感受

写童话，不然对不起眼前光怪陆离的幻象

写短诗，不然对不起耳畔琤琮变化的音符

我写，因为我有

我写，因为我爱

用文字“打败”时间。

写下即永恒！

以此拙简文字祝贺刘祥大哥。

北京市人大附中西山学校 王君

2013年3月6日

于北京西山下

推荐序二



搭一座精神之桥，直通生命

孙绍振教授曾说：

在语文课堂上重复学生一望而知的东西，我从中学时代对之就十分厌恶。从那时我就立志，有朝一日，我当语文老师一定要讲出学生感觉到又说不出来，或者以为是一望而知，其实是一无所知的东西来。

孙教授所厌恶的，很长时间内，却是语文教学的常态。形成此种现象的原因或许很多，关键之处却只在于一种内心期待的缺失：我每天都有可以教给学生的新东西吗？

冒险、颠覆、另辟蹊径、洞察本质、探索神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

语文课如果缺少了这些元素，它就疏远了人性。

疏远了人性的课堂，也必被人性所疏远。

祥哥的这本书谈的不是课堂教学而是文本解读。文本解读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课堂教学，但它为课堂教学创造了一种可能，它能够体现一个教师可以向生命开放出来的空间，以及思想有可能抵达的远方。

文本解读，在教学设计之先。

自己尚未读出个子丑寅卯来，如何设计课堂教学？



语文课堂教学设计的质量首先取决于教师的文本解读能力。王尚文说：

语文教学的弊病，我以为病象虽在“教学”，而病根却往往是在“语文”。“语文”缺乏一定的根底，“教学”往往会越研究越糊涂，甚至远不如不研究好。

也就是说，教学设计的方法技巧是次要的，有时候方法技巧的东西研究得越多，越容易迷失在种种误区之中。如果教师自身对文本都没有准确深入的把握，课堂教学就一定会出问题。

方向远比方法重要。我们首先应该明确的是：我们要“去哪里”，而不是“怎么去”。所以，在研究教学设计的方法技巧之前，首先必须深入地去研究文本。如果文本都理解不透，再多的招式也是没有用的。

读到这本书，我心里冒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祥哥有勇气。

祥哥的勇气在于，他向经典下手。

经典是什么？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说：

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

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

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在重温的书。

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它们带着先前解释的气息走向我们，背后拖着它们经过文化或多种文化（或只是多种语言和风俗）时留下的足迹。

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我们越是道听途说，以为我们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

恰恰因为是经典，它才更善于隐藏。它静静地待在那里，等着我



们一点点发现，甚至一次次逆转。它像一个骄傲的女神，永远不愿意变成“你的”，却又永远给你一个甜蜜的错觉：在某个时刻，她就只是属于“你的”。

正是这种甜蜜的错觉，成为了我们成长的欲望。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具备这样一种力量：带着我们以人的形象向灵魂的天空飞升。

经典很早就读懂了人，人却很难真正读懂经典。就像木心所说：“几乎什么都能领会，几乎什么都不能领会——人与艺术的关系所幸如此，所不幸如此。”

祥哥的勇气缘于他的底气。

仅仅去年一年，祥哥就出了三部专著：《追寻语文的“三度”》、《语文教师的八节必修课》、《青年教师的心灵成长之旅》，加上之前的《走过高三》、《书香浸润生命》、《睁开眼睛看教育》、《岁月屐痕》等，每一部都是重量级。有老师阅读了祥哥的《青年教师的心灵成长之旅》之后，大叹“被您身后的教育理论素养和精彩的文笔所折服，我看完书后做了批注，且摘抄了三万字的读书笔记，使我收获了很多”。

祥哥这些年在报刊上发表了五百余篇文章，主编多部著作，且应邀赴全国各地讲学30余场次，与多位教育专家有过亲密接触，在“教育在线”论坛主持的“语文沙龙”更可谓胜友如云、高朋满座。这样的经历，足以让祥哥的语文人生春风骀荡、满目丰盈。

阅读的视角，与阅读者的生命直接相关。

我曾经在回答一些老师的提问时说过，我会反思我的教学，然而我会更多地反思我的生命。因为我的生命有内涵了，我的教学就会有内涵；我的生命有高度了，我的教学就会有高度。所以，教学永远只是一个枝节的问题，而不是根本的问题。

正如木心所说：“‘五四’以来，许多文学作品之所以不成熟，原因是作者的‘人’没有成熟。”

也正如周国平所说：“一切有效的阅读不只是接受，更是自我发现，



是阅读者既有的内在经历的被唤醒和继续生长。”

有怎样的内在经历，就会有怎样的心灵视野。

就像莫言解读项羽：

这是一个童心活泼、童趣盎然的英雄。他破釜沉舟、烧房子、坑降卒，表现出典型的儿童破坏欲。每逢交战，他必身先士卒，不像个大元帅，就是个急先锋。不冲不杀不呐喊他就不痛快。他斗勇斗力不斗智，让他搞点阴谋什么的他就头痛、心烦……听听他为自己起的封号吧，西楚霸王，孩子气十足，像一个用拳头打出了威风的好斗少年的心态。他是为战斗而生的。英勇战斗是他的最高境界、最大乐趣。

又像林语堂解读苏东坡：

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实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假道学的憎恨者，一位瑜珈术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心肠慈悲的法官，一个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一个月夜的漫步者，一个诗人，一个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也像祥哥解读庄子：

“无所待”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倘若我们将“无所待”理解成早期武侠小说中的那种“意念起处，千里之外取人首级”的超时空的幻想，只能是对庄子的一种误读。庄子的“无所待”，绝非想象中的不借助任何外物，完全由自己的心灵支配自身，而是顺应“天地之正”、“六气之辩”，依照万物运行的规律适时变通调整。在庄子的精神世界中，世间万物同样不会凭空存在，“无所待”的意思，不过是顺应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不把价值追求局限于某一特定物品或特定目标之上。也就是说，给我水，我便做鱼；给我天空，我便做鸟；给我土地，我便做花草。我不事先将自己固定在某一种身份之上，也不将自己的成功固定依托于某一物体，而是顺应天道和自然，实现我与天道自然的更好融合。

解读一个文本，解读一个人，就是一种相遇。遇见灵魂深处的自己，



或者自己的一部分。

祥哥为人温雅高致，为学沉潜精进，自然能够读懂庄子。

读到这本书，我心里冒出来的第二句话就是：祥哥有眼光。

经典文本的不朽魅力不仅仅在于“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更在于它总是常读常新的。生命输给时间，而时间输给经典。常常想起毕淑敏的《常读常新的人鱼公主》，经典的某些新东西，往往需要我们花费一生的光阴去等待它慢慢呈现，甚至，有人终其一生也等不到、看不见。

好在我们有“捷径”可走。

单靠自己的力量做不到。“我们必须被举起——谁是那举起我们的力量呢？是那些真诚的人，那些不复是动物的人，即哲学家、艺术家和圣人”，“一个人只有心系某个伟大人物，才能感受到文化的第一典礼”（尼采）。

在经典和我们之间，祥哥为我们搭建了一架沟通彼此的灵魂之桥。

他以“第三只眼”看见了语文教材中那些经典作品潜藏着的价值，也看见了经典阅读在语文教学中的意义。他带领我们在先秦的世界中穿越，在两汉六朝的星空下遐思，在大唐的光辉中寻梦，在两宋的河山间徜徉，在元明清的湖泊中遨游，在新文化的激流中重构，不仅在当下语境中发现，也用西方的思维赏析。

这本书，就是举起我们的力量；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文化的典礼。

生命达到了某个深度，才能看见那个深度里面的风景。这个道理很简单。但如果我们的世界一直是平的，又该怎么办？

不用急。一切文学艺术存在的价值正在于此。

我们可以借助影视作品、文学艺术作品等媒介去看见那些我们以自己的生命程度还看不到的东西，让那些创作者们在自己的生命深度里看见的风景折射到我们的心灵。我们虽是间接地看见，而且每个人



看见的角度、深度和清晰度都会有所区别，但能够看见，就是一种幸运。

因为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拥有“第三只眼”。

传说二郎神杨戬自娘胎里出来，脑门中央就竖生着第三只眼睛，能够看透万物的根源，识别一切妖魔和精灵的原形。孙悟空打败了一批又一批前来捉拿他的天兵天将，把天庭搅得个天昏地暗，然而无论他怎么变化，都逃不过二郎神的第三只眼。印度教中三大主神之一的湿婆，额上也长着第三只眼，不仅能喷火灭妖，还能洞察别人的内心世界。

祥哥的“第三只眼”，不只对于文本的解读有自己深刻而独特的发现，而且，对于语文教学中文本资源的价值核心和教育生长中的生命津梁有着十分准确的定位。

带领学生阅读经典作品，让经典作品与学生建立一种生命关系，是语文教师的神圣使命。因为经典作品才是语文教学中文本资源的价值核心，也是灵魂通往彼岸的生命津梁。

如卡尔维诺所说：

这种青少年的阅读，可能（也许同时）具有形成性格的实际作用，原因是它赋予我们未来经验一种形式或形状，为这些经验提供模式，提供处理这些经验的手段，比较的措辞，把这些经验加以归类的方法，价值的衡量标准，美的范式：这一切都继续在我们身上起作用，哪怕我们已差不多忘记或完全忘记我们年轻时所读的那本书。当我们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我们就会重新发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分的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它们从哪里来。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

语文教师首先是一个播种者。

祥哥在这本书里播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种子：文学的、美学的、哲学的；自然的、人性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政治的……

全书如同灿烂星河，神秘、深邃而丰富。你看到的，将不仅仅是

经典本身、文化本身，还有个体的小生命与宇宙的大生命。

尼采说：“叔本华的伟大之处是站在整幅生命之画面前，解释它的完整意义，其他人却致力于研究画布和颜色。”

叔本华的视角，也正是祥哥的视角。

歌德曾经感叹：“内容人人看得见，涵义只有有心人得之，而形式对于大多数人是一个秘密。”然而，祥哥却以“第三只眼”看透了文本的秘密，参透了生命的隐语。在祥哥的笔下，人类文明的灵魂瞬间归回，一个又一个神秘丰富的世界訇然中开，一段曲折美妙的旅程由此开启。

别错过。

它会带领你经历特别的事情，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广州外国语学校 魏芳芳

2013年3月3日夜

于广州南沙蕉门河畔

前　　言



从人的视角阅读

语文课文应该如何阅读，似乎不该成为问题。因为，任何一篇文章，一旦被教材编写者收入教科书中，它便必然同时拥有了来自作者、作品、编者等三方面的意义。任何一位教师或学生，面对这样的课文时，只需通过反复地咀嚼品味，将上述三种意义转化为自身的知识与能力，便可以称之为完成了课文的阅读任务。

然而，具体的阅读实践活动，却绝非想象中的这般简单。

首先，作者意义、作品意义和编者意义间，就存在着一定量的矛盾冲突。因为，作者创作一篇文章，目的多在于表达出自身对社会、对人生的个性化认知。而形成的作品，又不见得和他的最初创作目的相一致。更重要的是，教材编者将这样的作品选入课文时，附加在课文上的最主要的价值，并非指向作品的内在思想，而是指向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就是说，无论多么优秀的作品，一旦进入中学语文课文，其教化功能便开始退居二线，取而代之的，是字词句篇等语文知识、语文能力。作者意义、作品意义的品味与吸纳，反而成了学习过程中的副产品。

其次，三种意义的取与舍，又并非一种恒量。面对不同类型的课文，